

中东的严峻形势与美国的困难处境

安惠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关键词〕中东局势、紧张动荡、美国、政策得失

〔提要〕中东形势紧张动荡加剧。伊拉克局势难以稳定，巴以和谈步履维艰，伊朗核问题陷入僵局，叙黎关系陡然生变，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阻力重重。美国中东政策失大于得，被迫降低战略目标，对政策做出一定调整，但不会从中东脱身。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05)6期0022-06

〔完稿时间〕2005年9月20日

美国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军事占领伊拉克后，布什总统宣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他还说：“在中东核心地区建立自由的伊拉克是全球规模的民主化革命的分水岭”。国内外国际问题学者也有人认为，“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中东将出现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将出现连片的亲美政权。”然而，客观现实与上述估计相差甚远。两年半时间过去，中东形势更加紧张动荡，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反美、仇美情绪更为强烈，恐怖事件有

增无减，热点问题无一解决，美国在中东遇到更大的麻烦。

一、伊拉克安全形势持续严峻， 政治重建困难重重

美国的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亲美政权，使伊拉克成为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计划的一个样板。这一目标远未实现。这突出表现在伊拉克安全形势持续严峻上。反美武

装力量的袭击从未间断,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已接近两千人。伊拉克政府官员及军、警也是反美武装的袭击目标。塔拉巴尼总统的车队也遭袭击,总统幸免遇难。美军及政府军对反美武装的清剿,以及反美武装的袭击爆炸造成大批伊拉克无辜民众伤亡。今年8月31日,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在巴格达北部阿扎米亚区参加宗教庆祝活动,因有人谎称将有自杀性炸弹袭击,引发人群惊慌,四处逃散,酿成大规模踩踏和坠河事故,造成近千人死亡的惨剧。这充分表明伊拉克民众安全感严重缺失,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对此,美军一筹莫展。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军向伊拉克人“移交”权力一周年之际不得不承认:不论是美军,还是多国部队都无法歼灭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伊拉克严峻的安全形势将持续8年、10年,甚至12年。今年6月29日布什总统表示:美国没有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也不会向伊拉克增派军力。这表明美国在伊拉克增兵难,脱身亦难,稳定伊拉克安全形势更是难上加难。

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艰难,集中反映在新的宪法艰难出台。宪法草案在今年8月28日几经周折出台后,伊临时议会未按原定步骤进行表决,而是宣布将于10月15日对其举行全民公决。起草委员会中的15名逊尼派成员因宪草未能采纳其重要意见而拒绝签字。临时政府内的4名逊尼派阁员也公开反对该宪法草案。

伊新宪法之所以难产,是因为在涉及的国家政体和各民族、教派权力再分配等根本问题上,各方难以达成一致。伊拉克是个多民族、多教派国家,主要有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族穆斯林,他们分别约占伊拉克人口60%,近20%和不到20%。萨达姆执政时期,由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穆斯林掌控国家权力,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处于无权、受压地位。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上升,而逊尼派却被边缘化。在制宪过程中,什叶派穆斯林与库尔德人成为主体,基本达成一致,逊尼派则持不同意见。虽经协商,但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仍未解决:(一)关于国家政体。逊尼派虽同意

北部库尔德人保持战前状态,实际自治,但坚决反对国家实行联邦制,认为联邦制将使国家分裂。宪草最后文本中仍保留联邦制条款,但同意将有关“联邦制”的具体内涵和实行机制留给12月选举产生的正式议会去确定。对此逊尼派仍拒绝接受。

(二)关于国家性质定位。宪法草案规定“伊拉克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其中阿拉伯民众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逊尼派认为这意味着“去阿拉伯化”,强调伊拉克人口80%属阿拉伯民族,历来是整个阿拉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伊拉克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始国,应在宪法中明确表述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三)有关国家资源分配。宪法草案规定“已发现资源由中央政府统一分配,日后新发现的资源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配”。逊尼派坚持所有资源都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分配。

根据伊拉克临时宪法规定,伊拉克18个省中任何3个省有2/3以上的公民投票反对,宪法草案即被否决。逊尼派阿拉伯人在4个省占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如果逊尼派团结一致,是有能力否决新宪法通过的。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反美武装8月29日发表声明反对该宪法草案,呼吁民众抵制公决。美国积极介入伊拉克制宪进程,希望能如期通过宪法草案,完成制宪工作,以便伊政治重建计划顺利实施。然而,新宪法能否通过仍充满变数。如果新宪法被否决,伊拉克政治重建将陷入严重困境。即便宪法经全民公决获得通过,制宪过程反映出的逊尼派与其他两派间的巨大利益分歧依然存在,还会在不同时机以不同的形式突现出来。

此外,伊拉克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比较微妙,也将影响伊局势和制宪进程。首先,两伊关系的改善使美国进退两难。今年7月,伊拉克总理贾法里率团访问伊朗3天,双方决定在政治、重建、经济、贸易和反恐等5个领域成立联合委员会,加强合作。贾法里此行当然事先取得美国的认可。改善与伊朗关系有利于稳定伊拉克国内局势,美国只好默认。但伊朗是美国在中东重点打压的“邪恶轴心”国家,以什叶派为主体并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伊朗扩大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影响,绝不是美国所希

望的。其次,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三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库尔德人,三国一直关注伊拉克库尔德人势力的增长,担心他们“民族自治”的强化,独立倾向的发展会刺激三国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结。再次,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宪法中非阿拉伯化和对库尔德人让步过多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二、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得以实施,巴以和谈进程仍举步维艰

今年8月15日以色列开始实施“单边行动计划”,从加沙21个犹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4个定居点撤离。在撤离过程中出现定居点居民的阻挠和反抗,但其激烈程度远比人们估计的要轻。原计划花3周时间完成撤离,实际上8月22日加沙地区撤离工作即告结束。约旦河西岸4个犹太定居点的撤离,也于8月23日完成。

巴勒斯坦方面积极配合以色列这次单边撤离行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说服哈马斯等巴激进组织停止袭击,让以方得以顺利实施撤离行动。8月17日1名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无故枪杀4名巴勒斯坦人,打伤两人,企图挑起事端。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强烈谴责这一恐怖行径,同时呼吁巴人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不给妄图阻止以撤离加沙的人提供口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阿巴斯的积极配合表示满意,称阿巴斯和沙龙一样,扮演了出色的领导角色。

加沙原本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色列理应撤离。在加沙的21个定居点共有居民8500余人,处在140万巴勒斯坦人的包围之中,以政府为保障8000多人的安全,得派1万多士兵保护。加沙是巴激进组织活跃地区,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以政府决心从加沙撤离,一是为了摆脱安全方面的包袱;二是为了实施对巴人的隔离计划;三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缓解国际社会要求以撤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压力。

以色列军队于9月12日完全撤离加沙,将其交巴方管理。这是一个积极步骤,受到巴方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但巴以双方还存在诸多严重分

歧,巴以和平进程仍充满变数。其一,以虽交出加沙的土地,但仍控制着加沙地区的领海、领空、边防站。加沙连接约旦河西岸的通道也不通畅。巴方指责以方企图将加沙变成一个大监狱。

其二,沙龙在撤离加沙的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实施类似的撤离定居点计划,并将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继续修建隔离墙。这遭到巴方的强烈反对。巴方一直强调,以单边撤离计划应成为中东和平路线图的一部分,只是以色列从巴被占领土撤离的开始,而不是撤离的终结。阿巴斯强调“必须尽快实现布什总统关于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建立两个国家的设想。”巴总理库赖指出,巴勒斯坦不能只接受加沙,不接受只在加沙地带建国的主张。以色列决定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定居点,不但将阻止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且还会重启暴力的怪圈,使巴以再度陷入流血冲突。哈马斯则强调以色列从加沙撤离是哈马斯武装斗争的结果,要求巴人继续战斗,直至全部消灭以色列人,解放巴勒斯坦全境。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目标的军事活动今后将集中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巴以间的停火局面十分脆弱。

其三,以从加沙撤离行动使以巴双方均面临新的内部问题。沙龙的计划虽得到以色列多数民众的支持,但在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中却遭到多数成员的反对。沙龙在工党的支持下才取得议会及内阁的多数支持,使该撤离计划得以实施。沙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的主要竞争对手、主张对巴采取更加强硬路线的前总理、现任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因反对沙龙撤离计划而辞去财长职务,并公开宣称要与沙龙争夺利库德党魁,出任下一届总理。以色列《国土报》日前公布一项利库德民意调查表明,47%的人支持内塔尼亚胡,沙龙的支持率仅30.5%。沙龙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这场危机会否导致以总理人事更换,势将对巴以和平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巴民族权力机构如何有效接管加沙地区;妥善处理与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关系,确保局势稳定;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组织好定于明年一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不仅是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也将是美、以同意重启和谈的重要条件。

其四, 布什政府支持沙龙的单边计划, 对阿巴斯明显比对阿拉法特友善, 对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援助略有增加, 但并没有改变偏袒以色列的一贯立场。出于美国内政治的需要, 布什政府不愿对以施加更多压力, 对自己提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坚持和落实不力。而以巴双方在土地、耶城、巴难民回归等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仍未缓解, 解决的难度仍大。阿巴斯希望于 2006 年实现巴建国目标, 比“路线图”提出的巴建国时间推迟一年, 但能否实现, 前景不容乐观。

三、伊朗核问题波澜迭起, 实质是美国和伊朗间的矛盾难以化解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另一难题。伊朗表示无意发展核武器, 但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并掌握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则认为, 掌握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 离制造核武器仅一步之差, 伊朗可以和平利用核能, 但决不能掌握核技术。英国、法国和德国联手与伊朗谈判, 历经数年, 风风雨雨, 跌宕起伏, 达不成一致。美国虽然未参与谈判, 但一直影响谈判进程。

伊朗核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防扩散问题, 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矛盾和敌对关系。由于伊朗不听命于美和坚持反以立场, 美国一直视伊朗伊斯兰政权为其推行中东战略的一大障碍。布什政府对伊朗推行更加强硬政策, 将其从“无赖国家”升格为“邪恶轴心”国和“暴政前哨”, 欲除之而后快。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 美国及国际媒体曾纷纷猜测美国下一个军事打击目标可能是伊朗。由于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不间断的袭击, 使美国占领军深陷泥潭难以自拔, 美一时无法对伊朗动武。

美国下一步对付伊朗的手段有几种可能选择:

(一) 继续支持欧洲 3 国与伊朗谈判, 以一些经济许诺换取伊朗放弃掌握核技术。但伊朗不会轻易同意放弃掌握核技术, 双方达成妥协的难度很大。

(二) 谈判破裂, 美、欧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要求安理会通过决议对伊朗实行制裁。国际社会, 包括俄罗斯、中国普遍主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框架内而不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伊朗核问题。即使该问题提交安理会, 安理会通过什么样的决议, 还是未知数。就算安理会决定对伊朗实行制裁, 也只能使矛盾尖锐化, 并不等于伊朗核问题获得解决。(三) 对伊朗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又有两种作法: 一是由以色列或由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二是发动一场伊拉克战争式的战争, 推翻伊朗现政权, 用枪杆子在伊朗建立亲美政权。美国无论实施那一种军事打击手段, 都将冒极大风险。首先, 欧洲国家反对采取军事手段。当今年 8 月 12 日布什表示不排除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之后, 德国总理施罗德立即反对, 他说: “应将军事选择从桌面上拿开, 因为经验表明这种做法不会取得实效”。第二, 伊朗拥有遭受第一次打击后进行反击的军事能力, 对伊朗开战将使美国付出比对伊拉克战争高得多的代价。第三, 伊朗是重要产油国, 在当前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打击伊朗不仅会影响伊朗石油出口, 而且可能迫使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使占世界供应量 40% 的海湾石油无法出口, 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第四, 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有重要影响, 对伊朗动武可能激起伊拉克什叶派的反美情绪。总之, 美国所有这些可能选择都不会产生它所预想的结果。现在伊朗的态度虽然强硬, 但也有与美、欧改善关系的愿望和需要, 只是不愿放弃对核技术的掌握。内贾德当选总统后, 伊朗在核问题上立场更为坚定。看来伊朗核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四、黎巴嫩前总理遇害, 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

美国对叙利亚不满由来已久。叙利亚因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一些激进组织, 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又指责叙利亚为伊斯兰反美武装人员进入伊拉克提供通道并予以暗中支持。2004 年 5 月 11 日美国对叙利亚实施部分经济制裁, 随后又联手法国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559 号决议, 以阻挠亲叙的

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延长任期,并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在这项决议的煽动下,黎巴嫩国内分歧突显。由于黎议会不受1559号决议的影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延长3年,总理哈里里于10月辞职,成为反对总统延长任期,要求叙利亚撤军的黎巴嫩反对派的领军人物。2005年2月14日,哈里里遇刺身亡,这迅即在黎政坛和黎叙关系中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立即召回其驻叙利亚大使。黎巴嫩反对派将矛头指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叙利亚在各方面压力下,于4月26日从黎巴嫩撤回全部军队和情报人员,结束了在黎巴嫩29年的军事存在。此前,黎巴嫩局势已陷入动荡,两派势力均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形成对峙局面,恐怖暗杀事件也频频发生。

5月29日至6月20日黎巴嫩举行叙利亚撤军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前总理哈里里之子萨阿德领导的反对派“未来阵线”联盟在128个议席中获得72个,掌握了议会的多数。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主张叙利亚保持在黎驻军的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获35个席位,选举前夕刚结束流亡生活从法国回国的基督教马龙派将军奥恩及其他派别获21个席位。阿迈勒运动领袖、原议长贝里再次当选议长。前总理哈里里的亲信、曾多次出任哈里里政府财政部长的逊尼派穆斯林西尼乌拉被议会推举为总理并负责组阁。几经周折,7月19日黎巴嫩新政府组成。新政府当务之急是尽快弥合因叙利亚撤军及议会选举出现的严重分裂。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影响仍然存在。美、欧亦继续对黎施压,敦促黎彻底调查哈里里遇害真相,解除真主党民兵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武装。这些问题都十分敏感和棘手,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动乱。西尼乌拉总理告诉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赖斯:黎巴嫩希望与邻国叙利亚搞好关系,并必须保持国内各政治派别间的团结。这是真知灼见。叙利亚已从黎巴嫩撤军,美国支持的黎反对派联盟占据议会和政府的多数席位,美国打压叙利亚和控制黎巴嫩的目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当前中东局势下,黎巴嫩进一步动乱,黎叙关系进一步紧张,进而成为新的热点,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美国不仅在哈里里遇刺事件上矛头指

向叙利亚,还指责叙利亚支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阻挠伊拉克重建。对此叙利亚坚决予以否认。美叙关系如何发展,黎巴嫩政局能否走向稳定,有待观察。

五、反恐效果不彰, 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受挫

“9·11”事件后,美国发起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4年过去,美国本土未再发生大规模的恐怖事件,但在中东地区,在世界范围,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今年7月英国伦敦、埃及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先后发生恶性恐怖连环爆炸,举世震惊。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发出警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将制造出100个本拉登。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以编造的虚妄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对伊实行军事占领,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沃土。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菲利普·埃雷拉在英国《生存》季刊2005年春季号上发表《威胁的三个圈子》一文说:“每3名摩洛哥人当中就有两人,以及更高百分比的约旦人都认为,在伊拉克发生的针对美国人和西方人的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是有正当理由的”,“超过10亿的穆斯林对美国的政策强烈不满,几亿穆斯林仇恨美国人”。在这庞大的愤怒人群中将产生多少自发的圣战者,谁也说不清。民调结果表明在美国重要阿拉伯盟国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对美国及其政策“不赞成”率分别是98%和94%。法国《世界报》2005年7月27日刊登让·马里·科隆巴尼的《与恐怖主义一起生活》一文,指出美国入侵伊拉克加剧了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怨恨,扮演了“恐怖主义征兵官”的角色。“数亿穆斯林电视观众将伊拉克每天都在进行的杀戮归罪于美国”。

主要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活动越反越多,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正因为布什政府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发动伊拉克战争,以传播“民主”为名,公然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激起阿拉伯和整个

伊斯兰世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数以亿计的愤怒人群中不断产生“圣战者”和“圣战组织者”。他们走向极端就会实施恐怖暴力行动。这就是恐怖活动越反越多的主要原因。只要美国不改变“反恐谋霸”政策,继续占领伊拉克和一味偏袒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中东地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活动就不会止息。

美国不但在中东的反恐斗争收效甚微,“民主改革”计划也难以推行。“9·11”事件后,美国经过“反思”,认为战后60年来,美国为了保持中东盟国的稳定,牺牲了民主,纵容了独裁,结果导致中东成为反美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布什政府因而出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要向中东国家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体制。也就是要求中东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和“广场检验”(即让反对派不受限制地在广场上抨击政府)。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实质上是美国“反恐谋霸”总体战略的政策体现。阿拉伯国家并不拒绝民主,也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进行社会改革。但它们不愿不顾自身条件照搬美式民主,更反对美国以促进民主为名干涉本国内政。所以,这个计划一出台,就遭到中东国家普遍的批评和抵制。广大民众从维护民族特性、伊斯兰教义,反对外国干涉出发,予以反对。执政者深知该计划旨在让亲美民主派上台,而结果很可能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得势,危及自身政权,因而予以抵制。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对中东国家来说既是压力,更是威胁。中东国家在压力下会加快改革步伐,但同时又会非常警惕地抵制外来的渗透、干涉和颠覆。中东一些国家已经,还将继续采取民主化改革举措,如埃及总统选举,由议会确定单一候选人改变成多名候选人参选。有些媒体把这些说成是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功绩。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埃及总统选举制度变化,完全是埃及审时度势,独立自主采取的民主化改革措施。

面对重重阻力,布什政府承认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而放慢节奏,更换手法,收敛其强制施压的一手,更多采用柔性诱拉手段。万变不离其宗,布什政府用美式民主改造大中

东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而阿拉伯国家也将坚持走符合自己传统和国情的社会改革之路,不会照搬美式民主。

六、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上得不偿失,美国已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

伊拉克战争后,如何评估美国中东政策的得与失,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此前,笔者曾多次撰文认为美国中东政策有得有失,是得多还是失多,有待继续观察。现在从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看,美国中东政策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主要战略目标未能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有所削弱,总体来说美国是得不偿失。

(一)事实表明,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提出的“理由”,全是编造的谎言。最近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公开坦承,他在联合国阐述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时说的全是假话,并对比深感懊悔。美国完全是为了霸权利益,不顾伊拉克民众和美国士兵的死活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加上随即发生的令人不耻的多起虐俘事件,使世人进一步认清美国政要整天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正义”、“人权”是何等的虚伪。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度,号召力因此而大减。这对美国的软实力所产生的深远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二)美国在伊拉克驻扎13万多士兵,花费近3000亿美元,付出了近2000士兵的生命,造成数以万计的伊拉克民众的伤亡,迄今不能改善伊拉克安全形势,不能进行有效的政治重建,伊拉克民众生活比萨达姆执政时更为艰难。恐怖活动在中东地区和世界范围有增无减。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遭到普遍抵制。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反美、仇美情绪日益强烈。美国国内民众对布什伊拉克政策的支持率由90%以上降到35%。这又让世人进一步认识到,尽管美国综合国力超群,无人匹敌,但也有诸多的软肋,并不能为所欲为。

(三)美国自苏联解体后,在中东地区全面确立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反恐战争加强在该地区的支配性影响: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府,(下转第18页)

其一, 双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同。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防止出现像前苏联那样的能挑战其独超地位和强大对手, 把中国实际上作为主要的防范目标和潜在战略对手。欧盟从建立多极世界目标出发, 认为中国是促进和维护国际战略格局均衡和稳定的因素, 把中国作为其战略合作对象。其二, 双方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认知不同。美国把中国看做其建立世界霸业的主要障碍, 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其对华政策中遏制中国的一面较重。欧盟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有更多的利益交汇和目标相通之处, 且欧盟对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因此, “中国威胁论”在欧盟少有市场。其三, 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关切不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重大战略利益, 认为发展壮大的中国会冲击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 甚至会把它“赶出”亚太地区, 因而竭力把亚太地区当作遏制中国的前沿。欧盟在亚太没有重大战略关切和扩张图谋, 不把中国当做其在亚太地位和利益的挑战者, 而把中国看做扩大其与亚太国家合作关系的桥梁。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美对华政策有着质的不同。美

国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是有限度的。欧盟不会紧跟美国对华政策的节拍走, 不会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帮手和马前卒。

展望未来, 中欧双方在政治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差异, 以及在经济利益上的摩擦仍将存在, 仍会对相互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双方关系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折。但说到底, 欧盟的发展需要中国, 离不开中国, 中国的发展也需要欧盟, 离不开欧盟。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各自力量的不断壮大, 双方的互需性、互补性和抗干扰性将愈益增强, 对待对方政策的崇实理性色彩愈益增多。未来 30 年, 中欧关系将在更高和更深层次上向前推进, 不断在新的水平上开创良性稳定互动的新局面。

注 释:

[1] 本节数据来自商务部欧洲司孙永福司长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纪念中欧建交 30 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 2005 年 4 月 28 日。

[2] 同注释[1]。

[3] 参见第八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 新华网北京 9 月 5 日电。

(上接第 27 页) 军事占领伊拉克; 迫使利比亚放弃发展非常规武器; 挤压叙利亚, 迫其从黎巴嫩撤军; 促使以色列政府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出。然而美国在中东的诸多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除在伊拉克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外, 在反恐、巴以和谈、伊朗核问题以及推行民主等重大问题上, 美国仍是困难重重。叙利亚等国虽尽力避免与美国正面碰撞, 但并未放弃自己固有的基本立场。被美列为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 仍然拥有武装, 并继续开展活动。从总体看, 当前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虽不能说发生动摇, 但已有所削弱。

对美国的中东政策, 国际舆论批评不断, 美国国内也展开激烈争论。有人认为美国把外交重点放在中东对美国全球谋霸战略不利, 削弱了对真正的

战略竞争对手遏制的力度; 伊拉克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二个越南, 应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然而, 中东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心,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东拥有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资源, 美国副总统切尼曾坦言, 谁能控制中东地区能源, 谁就能控制世界; 中东地区是热点问题集中地区, 这些热点问题都与美国密切相关, 涉及美国的切身重大利益。控制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全球谋霸的首要目标。面对重重困难, 美国实际上已降低原定战略目标, 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即使美国不得已从伊拉克部分撤军, 它也不可能降低对中东地区的重视, 更不会从中东脱身。中东热点问题仍将是美国必须认真应对的难题, 中东地区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所在。中东形势也将因此继续紧张动荡, 难以稳定。

PRÉCI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active Sino-US Relation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 Planning

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pos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Sino-US relations is increasingly growing both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many elements such as globalization, multi-polar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not only promote but also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Sino-US relations also creat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structure and regional security. At present, China and US are reevaluating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 planning and trying to be accommod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upcoming 15 years or an even longer time, Sino-US relations will present more interactions in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nd restriction, jointly creating the future for the region, handling Taiwan Issue, eliminating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not interfering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On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Trend

—Rebutting the Theory of "Economic Threat by China"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one of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hich develop the most rapidly and with the largest scale. The pattern of heavy mutual dependence and large mutual benefits of the relationship has taken shape. The US disseminates the theory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threat" and imposes pressure upon China, which run counter to the reality as well as the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and will never work. Only by settling disputes through equal consultation could both sides promote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o develop steadily.

Grav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S Predicament

The situation in Middle East becomes more tense and turbulent. It is difficult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in Iraq. Israel-Palestinian peace talks walk with difficulty. Iran nuclear crisis come to a deadlock. Syria-Lebanon relations suddenly change. Terrorist attacks increase rather than decrease. Democratic reform plan of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meets with strong resistance.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gets little but loses a lot. Thus, the US is compelled to lower its strategic goal and makes certain adjustments on its policy, but it won't withdraw from the Middle East.

Interaction of US-Indi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ir respectiv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US and India decide to promote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level of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is purpose, both sides seek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relaxing or evading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each other, so as to realize their respective strategic goals. However, due to anti-terrorism is one of the US primary tasks in its South Asian strategy, the US still needs to reach a balanc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u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US to fully satisfy India's concern for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South Asia and even over the world. As a major regional nation, India also is not willing to be a cat's-paw on the chessboard of the US global strategy. Rather it well remembers tradition, pursu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and handl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on the basis of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India-US relations will go forward with the above interactions between both sides.